

品读江西

长庚一夜

□ 萧 阳

县学的那间厢房，逼仄得着实可怜。一方书桌，一张木榻，便几乎填满。孟夏暑气初起，入夜愈发岑寂，只有东城墙外袁水河的流水声，像是在远处隐隐私语。

分宜不比省城南昌热闹。又是这样的静夜，宋教谕卸下白日的案牍劳形，就着一盏孤灯，铺开纸，磨好墨。崇祯十年，他已到知天命之年。

五十年前的一个夜晚，母亲梦到亮星入怀，父亲为他取名“应星”，成年后取字“长庚”，希望他的人生如长庚星一样闪耀。想到父亲的期许，他竟有些内疚。

风带着泥土翻耕过的气息，从窗缝里钻进来，让他想起奉新老家的田畴。自从年近而立赴南昌乡试，后来一次又一次北上进京会试，见过北方的旱地和南方的水田，见过黄河边上的饥民和江南织坊里的女工。走了大半辈子，到头来，还是这泥土的味道最让人踏实。

这几年来，白天在县学授课，夜间埋首著书，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囫圄觉。从稻、麦、黍、稷，到冶铁、煮盐、制陶、造纸，每一页纸仿佛都带着农人与工匠的汗水和呼吸。

想来，天地万物纷繁复杂，实在是人力所不能够穷尽的。他见过太多自以为是的读书人，连枣花梨花都分不清，却凭着一两句古书上的话，敢去臆测那些从未见过的东西；连铸锅的模子都没摸过，却大谈什么商鼎周彝。画工喜绘鬼魅，因为谁也没见过鬼，画得好坏没人挑得出毛病。

越是远离真实的东西，越敢信口开河，这真是人们骨子上的毛病。这话可能会得罪那些满口“格物致知”却连稻和稷都分不清的先生们。可他已不在乎了。六次落第，早就不指望靠那几篇八股文博

取什么功名了。

而那些弯腰在田里劳作的人，守在炉火前打铁的人，坐在织机前腰已直不起来的人，他们的名字不会被写进史书和方志里，甚至连他们的子孙都未必记得他们曾做过什么。可正是这些人，养活了天下苍生。

想到自己靠着微薄勉强度日，平时在驿路边、在田埂上、在工坊里，将见闻随手记录下来，汇编成书。书中内容有没有错漏，能不能经得起推敲，心里还是没有底。想把那些新奇的物件买来验证一下，却囊中羞涩；想找三两好友一起辨别真伪，也没有地方。

不过，书终究还是写完了。明天就是交给同窗好友涂伯聚付梓的日子。去年《画音归正》就是他出资刊印的，如今涂君又主动提出要这部书付之梨枣，真是前世修来的缘分。今晚定要仔细把手稿编次，加上序言，拟好书名，不可辜负挚友的一片赤诚。

他想起了少年时跟随兄长在奉新乡下田埂行走的场景。那些农人弯着腰，脊背被太阳晒得黝黑。那时他不晓事，只觉得他们苦，并不懂得正是这些淳朴的农人，让公子王孙和平头百姓都得以果腹。

翻阅着全书十八篇内容，把《五谷》放在了最前面，《珠玉》放到最后。五谷养人，金玉只是装饰。这世上可以没有金玉，但不能没有粮食。

这一篇的名字已斟酌再三，笔尖在砚台上舔了又舔。突然，《尚书》中“烝民乃粒”的图景映入眼帘——上古时期大禹和后稷教民耕种，老百姓开始吃上粮食，安居乐业。于是把篇首的“五谷”划去，落下“乃粒”二字。衣食是立身之本，那第二篇就叫“乃服”吧。

还有《观象》和《乐律》两篇，虽已写好，可是天文

历法和乐律音韵这些东西太精深了，自己那点学问，怕是写得不够透彻。与其贻笑大方，不如干脆删掉。

窗外起风了。造物者真是神奇，阳光雨露、四季轮转，给予人们生存的土壤和空气。但这些还不够，光有“天工”，万物只是荒野里的草木，河滩上的沙石。还得是人的双手和头脑，将那些沉睡在土地里的物什唤醒，变成粮食、变成布匹、变成器具。

想起那些生长在深宫里的帝王王孙，整日里享用着御膳房的玉粒精米，却从未见过末粒是什么样子；穿着尚宫裁剪的锦衣，却想象不出织机如何转动。如果他们打开这部书，看一看那些图谱，一定会感到稀奇吧。

油灯快要燃尽了，光焰短下去、短下去，又猛地跳了一跳，照亮他苍老的面容。端起桌上已经凉透的苦茶，抿了一口，竟有了一丝回甘。

然而，他又禁不住苦笑，这部书对自己、对那些一心追求科举功名、汲汲于名利的读书人，又有什么用处呢？这书的编撰，或许是为了永远不会读到它的人们——那些种田的、打铁的、烧窑的、织布的、煮盐的、造船的。他们并不识字，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劳作，他们的手艺化作了纸上的文字和图画。

窗外，袁水河的水声逐渐清晰，像是有人在轻轻地哼唱着古老的农耕歌谣。他把毛笔搁在青瓷山形笔架上，用指尖轻轻捻着发湿的纸角，糙得像农人手掌上的茧。小心翼翼把一沓一沓竹纸摆好，整齐码放在面前，长长舒了口气。就如同农人将最后一担稻谷挑进谷仓，然后放下扁担，擦了一把汗，欣慰地望着满仓的粮食。

他蓦地提起笔，蘸饱墨，在封面落下四个遒劲的欧体字——“天工开物”。

一夜将尽，启明初现。

家园厚土

童年趣事

□ 刘建华

莲花县大湾颜氏居住的上湾里坐落在横岭与后背岭之间，两座山岭从东西远处相向奔来，愈近愈矮，最终似乎相接于平地。它们南北两侧都是开阔地带，从众多山谷流出的泉水汇聚成滋稼溪，于两山岭之间的隘口冲出，不但使两岭手挽手一统村头的愿望落空，反而由于水的冲刷与堆积，接口更加阔大。人们干脆为滋稼溪建了河床，水流不再四溢，两岸土壤也不断硬化，供建筑与交通之用。颜氏族人分居滋稼溪东西两岸，西岸在后背岭脚下，较为开阔，颜氏宗祠及十余栋屋舍聚于此。房屋之间形成纵横两条巷道，邻里关系非常密切，孩子们在巷道里可以兴味盎然地玩闹。

几时的玩纸牌叫“打哨”，与我们现在玩的扑克毫无关系。我们把书本抑或作业本上的纸撕下来，折成方正的田字纸板（大家称其为“纸牌”），用力甩在地面上，把别人的纸牌掀翻过来就算你赢了。这需要一定的技巧，如果使猛劲把自己的纸牌正正地砸在人家纸牌身上，大抵是翻不过来的。需要使巧劲，斜斜地用力，瞅着对方纸牌与地面的缝隙，刮起一股犀利的风，钻入纸牌底下，以风的力量把对方掀翻。虽然强调使巧劲，但架不住大家不断狠狠地往地上摔打，你赢人家的纸牌无一例外外破败不堪，四条边全部裂开。纸的另外一种玩法叫“打条里”，顾名思义就是把纸折成厚厚的条状，不断对折后，最后的一折因纸太厚就无法密合在一起，呈自然张开的小扇形状，大家把各自的小扇形纸条相互嵌套叠加，食指捺在纸槽里，大拇指和中指左右夹住纸条外侧，用力朝地上一

撇，扇形口朝下，扇背背朝天死死地压在地上的就为攒条者所得，在地上摇摇晃晃的其他纸条拾起叠好由下一位依样攒下，直到没有摇晃的纸条为止。有时运气不好，即使你通过石子剪刀布获得多次率先攒条的机会，都一无所获，只能独自懊恼了。

看蚂蚁搬食是乡村孩子夏天最喜欢的事。在池塘边捡来几只死蜻蜓，把肉弄成一块块的，扔在地上。一只小蚂蚁发现了，欣喜不已地地上绕走十几个回合，尝试拖回蚂蚁窝，怎奈食物太大，使出吃奶的力气依然纹丝不动。小蚂蚁果断离

开，快速回去搬兵。不久，成群结队的蚂蚁蜿蜒而出，如同一支出征的军队。蚂蚁大部队齐心协力架着一块块食物往回搬运，另有零星蚂蚁空着手往巢穴飞奔，回家再次报信搬兵，原来是食物超出了第一拨部队的运输能力。

不一会儿，更多的蚂蚁蜂拥而至，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两只体量是其他工蚁十几倍的蚂蚁王。蚂蚁王力气巨大，数十只工蚁前拽后推左右搬抬的蜻蜓翅膀，它一只就能顶在头上胜利归来。

丢手绢是比较文艺的游戏，人多一些则会更有趣，围成一个大圈，每个人都在固定位置蹲着，通过任意选取的方法确定先行者。于是，这个小孩就从自己位置站起来，拿着手绢哼着歌儿，在大家背后绕圈游走，不经意间把手绢丢在某人身后，然后回到自己位置蹲下。被丢手绢的人必得及时发现，并在丢手绢人没回到自己的位置之前追上逮住，那就不用罚唱歌。如若没有追上人家，或者傻傻地根本不知道手绢在自己身后，待到丢手绢人坐下，才知道手绢是在自己身后，那就罚他唱歌并丢手绢。最刺激的是追赶过程，如果大家都不想被罚唱歌，就得时时警惕身后，一旦发现手绢在自己身后，就得快速起身追赶，圆圈越大，追赶就越有看头。丢手绢是有技巧的，如果你哼着哼着突然停了，大家就会认为你已经把手绢丢下了，也就很容易被人发觉，你回到原位的时间就会短促，被人家逮住的几率就很大。如果丢给离你近的人，还没等你下蹲就被别人一把逮到；如果丢给离你远的人，你奔跑的速度不如人家，也会给别人机会把你逮住。有时候，某个人既没心思又不灵巧，便会接二连三地被罚唱歌，手绢丢丢丢也都丢不出去，那就很没面子了。当然，也有些爱唱歌的人，他就喜欢你丢在他身后，且故意滞后地发觉，装模作样追赶一番，就停了脚步，嗓子一清，美妙的歌声在夜空回荡。《八月桂花香》《映山红》《军港之夜》等歌曲最受欢迎，大家总是听不腻，蝓蝓蟋蟀们也安静地听着。丢手绢每每要玩到深夜，大人们都去睡了，孩子们才意犹未尽地合唱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然后在梦里继续追寻《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微风轻抚五月的草尖
我把疲惫的身心，安放在科尔沁的草甸上
夜色如洗，碧空和墨草支起帐幔
月亮探出头
我是她唤醒的那个过客

风捎来羊羔子亲昵的咩叫声
偶尔，还有马蹄的疾驰
像天上的流星，划破草原的风帐
无须官商角微羽的拨弄
我的耳畔，恣意流淌着天籁的悠扬

领略了草时而坚韧，时而温柔的模样
才知道风也是有形状的
一如品过马奶酒的醇厚和回甘
才懂得牧民的胸怀，宽过草原的辽阔

借着夜色，几缕思绪落在草原马头琴的弦上
我想，如果射出的弓箭肯回头
也许枯木儿可载着征途的星辰和云朵
回到久别的故乡
我想，铁木真的弯刀、马鞍、铁蹄
在明晃晃的月色下
那英雄苍苍铁血的剪影
依然站立成了驰骋欧亚大陆的画像

今夜，我将一颗心托付于这草原之夜
风，成了我灵魂的舞伴
天空澄澈，星辰离我这么近
却无法弥补故乡的远
至于这茵茵的草，大地绣出的绿毯
在我一次次的轻抚里
早把我认作了阔别多年的亲人
我相信，我是故乡遗忘在这草原上的一片补丁
缝补在这异乡的锦上

胡杨林

草原之夜

胡杨林

胡杨林

胡杨林

砚边吮毫

“中”字里的中国智慧

□ 乐茂顺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天天说的“中”，不只是一个方位词，更是刻在中华民族骨子上的精神内核？

一个汉字“中”，藏着中国人的精神密码。很多人以为“中”就是指中原，是华夏先民的地理坐标。没错，早期的“中”，确实和中原相关——先民以中原为核心活动区域，将其视为“天下之中”。

但随着文明演进，“中”早已突破地理的边界，升华为一种文化精神的象征。

古人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意思是，是否属于“中国”，看的不是出身地域，而是是否认同华夏文化。

这就是“中”的第一层演变：从地理符号，变成了文化认同的核心。

这个只有四画的汉字，从甲骨文的“口+竖”走来，一笔一画间，还藏着中国人的宇宙观、处世观、生命观。

宇宙观：阴阳和合，万物共生——在古人眼里，“口”是阴，象征大地的柔静；“竖”是阳，代表苍天的刚健。一阴一阳，刚柔相济，正是《道德经》里“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宇宙规律。

天地万物的运转，离不开阴阳平衡；人与自然的相处，也讲究“天人合一”。

这就是“中”的宇宙智慧：守中，就是守平衡。

处世观：中庸守正，行稳致远——提起“中庸”，很多人会误以为是“和稀泥”。

但儒家的“中庸”，是“过犹不及”的智慧——做事恰到好处，不偏激、不逾矩。

“竖”居于“口”的正中央，不偏左、不偏右，这就是“允执厥中”的处世之道。

为人处世，守得住“中”，才能行得稳、走得远。

生命观：生生不息，文脉永续——从生命视角看，“口”为阴，是孕育生命的母体；“竖”为阳，是延续血脉的动力。

阴阳相合，方能“男女媾精，万物化生”。

这种生命认知，不只是家族血脉的传承，更是中华文明的延续。

五千年风雨沧桑，文脉从未断绝，靠的就是这份“守中蓄力，生生不息”的韧性。

一幅“会意”书法作品《中》，将这份精神写得淋漓尽致。居中的竖笔，浓墨重彩，力透纸背，是“守正不移”的骨气；环绕的弧线，婉转柔和，是“刚柔相济”的智慧。笔墨间，藏着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外显平和，内蕴刚健。

其实，中国人的“中”，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中间”，而是动态的平衡，是恰到好处的坚守。

做人要“中正”，做事要“中道”，处世要“中和”。这就是一个“中”字，带给我们的文化底气。

一字藏乾坤，一笔见初心；守中方立世，持正方行远。此刻在“中”字里的智慧，是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生活悟语

补缺之美

□ 钱双成

在初夏的蒙蒙细雨中，于九江柴桑区文化艺术中心撞见著名山水画家、一级美术师章志远的作品，感触颇深。

在柴桑区文化艺术中心章志远艺术馆，藏有章志远捐赠的千余件心血之作——从气势磅礴的彩墨山水，到精妙绝伦的陶瓷作品，应有尽有。

步入展厅，一口硕大青花瓷缸赫然闯入眼帘——直径达两米之巨，釉色如洗，似将赣鄱烟雨、匡庐美景尽收揽入画，无怪乎题名“锦绣河山”。观者或远观，或俯身，细赏这美妙的巨制。蓦地，我在厚厚的缸沿上，发现一只黑色的大虫子正趴在那里一动不动，冷眼观看来往过客。我以为是哪里飞来的活物，小心翼翼走近，试图用手指把它弹走，没承想竟然是画上去的。“这缸沿怎么画了一只虫子呢？”旁边也有几人走过来，发出了不解的疑问。

讲解员轻声道出原委：原来，这口重达两吨的巨缸烧成运抵展厅后，缸沿却有一处碍眼的瑕疵。面对这道“伤疤”，章志远提笔蘸釉，在那碍眼的瑕疵处，轻轻落下了一只蟋蟀。

于是，缺憾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只活泼泼的“生命”。它仿佛刚从乡野飞来，偶然栖落在这艺术的岸边，为静止的山水注入了刹那的动态与灵气。瑕疵，被艺术温柔地覆盖；缺憾，被智慧巧妙地转化。那只蟋蟀，不再是一处修补的痕迹，而为整件作品增添了灵动的一笔。

这只美丽的虫子，引起了我的深思。

生活里，谁不希望自己的一生像这口瓷缸一样光洁完美？可现实往往不那么遂心。工作中难免有疏漏，生活里也难免有误会和摩擦，计划好的事，有时也会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如愿。这些不如意，就像那道突兀

的瑕疵。生活不是瓷坯，我们没有办法一次次把日子推倒重来，更不可能把所有的不如意都运回“窑炉”里重烧一遍。

面对这种情形，章志远的做法给了我们启发：与其对着那道划痕叹息，不如像他那样，试着用一支“人生的笔”去修补。

这并不是说对问题视而不见，而是提醒我们，有些已成定局的事情，与其纠结、抱怨，不如换个角度去面对。就像那只蟋蟀，既遮住了瑕疵，也让画面多了生机。我们在生活中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形：一次感情的受挫，让人学会了更理性地看待爱与相处；一段赋闲的日子，反倒给了自己重新规划人生、拾起兴趣爱好机会。那些曾经让人沮丧的“瑕疵”，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变成了阅历的一部分，甚至成为让人变得更成熟、更从容的养分。

由此想到苏东坡。乌台诗案，是他人生的一道裂痕，这样的打击足以击垮许多人。但他没有执拗地想着如何回到汴京、洗刷污名，而是带着这道伤痕一路辗转，来到庐山脚下。在那烟云变幻的山峦之间，他没有沉溺于委屈，而是换了个角度看自己——“横看成岭侧成峰”，又何必困在一时的得失与毁誉里？于是，便有了那首流传千古的《题西林壁》。后来在黄州、惠州、儋州，他陆续画下了属于自己的“蟋蟀”，那是“大江东去”的豪迈，是“日啖荔枝三百颗”的旷达，是“九死南荒吾不恨”的淡然。那些曾经让他痛苦不堪的贬谪，最终都化作了生命画卷中最耐看的部分。

艺术馆里的这口青花大缸，如果没有那只蟋蟀，也许只是众多展品中的一尊“大件”；正因为有那只蟋蟀，它变得独特，也有了故事。瑕疵没有毁掉它，反而让它升华了。

离开艺术馆时，雨已经停了。回头再看那尊大缸，光线从窗外照进来，落在那只蟋蟀身上，釉色泛起微微的光泽，好像它也跟着安静了下来。

我想，所谓“补缺”，未必一定要多么宏大。对普通人而言，不过是：当生活出现裂痕的时候，不急着全盘否定过去，也不一味埋怨命运，而是试着用自己的方式，在那道裂痕上，画一点小小的、属于自己的人生点缀——可能是一份豁达，可能是一份坚持，也可能只是珍惜当下、过好每一天的那份从容。

井冈山

第 2377 期

邮箱: cuilan1972@sina.com

电话: 0791-86849202